

砚中奇葩：上九天下五洋

蒋元明



你能想象吗？中国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台，竟然能上九天，下五洋，遨游十万八千里，风光无限！

仲春，位于北京王四营乡的中华砚文化展览馆在开馆近3年之后，经过充实整理重新开展，喜迎300多位嘉宾。嘉宾中，有将军，有教授，有专家学者，还有中小学学生。几百方古、今砚台，分“砚台春秋”、“众砚争辉”、“名砚精品”等几大板块呈现在观众面前，端、歙、洮、澄泥、红丝、松花等十大名砚以及全国各地的名砚、名人用砚，各显风采，让人目不暇接，一饱眼福。一方方宝贝，各有妙处和故事传奇，可谓砚池乾坤，气象万千！

展品中有两方新秀精品引人注目：一方“飞天砚”，2012年搭乘“神舟九号”载人宇宙飞船遨游太空14天；另一方“蛟龙砚”，2013年随我国深海载人深潜器“蛟龙号”远航113天，入海几千米。砚中奇葩，载入史册！

京城西二环的车公庄，一处楼房的二层百米陈列室里，摆满了各种古、今砚台和砚料——这里就是“飞天砚”、“蛟龙砚”设计制作者吴笠谷的工作室。大概有个性的艺术家都有点特别之处，不是长发飘飘就是光头亮顶。接待我的吴笠谷属于后者——光头，着对襟白褂，一副罗汉相。

吴笠谷生在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的故乡徽州歙县，从小就喜欢画画，得到黄宾虹大师入室弟子、乡人程啸天的指授，19岁进了当地的砚厂学刻砚。世界上怕就怕喜欢二字，一喜欢，爱上了，钻进去，入道就快。他把砚石当宣纸作画，那雕功、画艺均长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是吴笠谷破茧成蝶的开启。他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，汲养丰富，眼界开阔；学成后在京发展，砚雕事业突飞猛进，精品层出；且将收入大部分用于收藏古砚，并遍览古今砚文化的专著、著述，踏遍家乡歙砚龙尾石诸坑以及全国各地端砚、红丝砚诸砚产地，潜心研究，著书立说，辨伪析真，充当“砚学”先锋。十年磨一剑，吴笠谷终成雕刻、收藏、研究的集大成者，圈内名头响亮。

一块石头，斑斑点点，凸凹不平，没什么奇处。可到了吴笠谷手里，他立刻想起了唐伯虎《桃花庵歌》里“但愿老死花酒间，不愿鞠躬车马前”的诗句，发现“砚面上部布满金花，宛若花团锦簇，岂不正是桃树林中那满树的娇烂漫红、万枝的丹彩灼春吗？用铁笔勾勒几根树干，金花便成了遍野的桃花。再在花树掩映之中刻一茅庐，庐内几置酒瓮，壁挂古琴，便是桃花庵了。砚面下部有水波纹、眉纹，就势刻一池塘，可以洗砚、可以观鱼，乱石野水，了无尘俗之气。”石的背面再雕一唐伯虎小像——“唐伯虎桃花庵小景砚”就成了。什么时候叫“点石成金”？这就是最好的注解！

当“神九”要飞天时，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刘红军会长交给吴笠谷一项特殊任务：制作一方砚台，搭乘飞船，宣示中华五千年文明！吴笠谷立即动身回到家乡四处寻找飞天砚石，机缘巧合，妙手偶得。得石后回京闭门谢客，精雕细琢。砚长9厘米，厚5厘米，巧妙利用天然石品金晕，整体设计为象耳古瓶形，寓意“太平有象”；砚池刻上红山文化“中华第一龙”造型，象征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；砚背刻上“敦煌飞天”图案，象征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……“飞天砚”乘飞船一飞冲天，神游太空！

我一边观看室内的砚作，一边倾听吴笠谷讲述砚背后的故事。坐下品茶时，笠谷赠书两本。《砚砚考》、《名砚辨》，两书为姐妹篇，近70万字，沉甸甸的。“铁笔生花，文心辨砚”。《砚砚考》，考证了从东晋到清代的历代名人砚28例，涉及众多古砚，包括“岳飞砚”、“文天祥玉带生砚”等砚史上影响极大的名砚。十几年前，笠谷就对张中行老先生说想要写一部这样的书，老先生深感后生可畏，主动提出要给书作序，并且亲书一联送他：“妙伎成佳砚，奇缘会古人”，落款“笠谷大师寓观砚，背多刻昔贤，戏为一联书之”云云。在张中行眼里，吴笠谷砚雕“有古风，有文人气，不亚于顾二娘”。大师不是随便当的，如今的吴笠谷，早已不满足于在石头上作业了，他要向“砚学”殿堂迈进。



飞天砚



蛟龙砚



叩访陈宝箴世家

本报记者 栾峰

进湖南凤凰古镇人口，行百米，见一块硕大石碑。黄永玉亲撰并刻碑记《华彩世家》，说的是清末杰出政治革新家陈宝箴与凤凰历史文化的往事。再往前走几步，就到了陈宝箴任凤凰厅道台时的旧居，现为纪念馆，馆名“陈宝箴世家”。

陈宝箴祖籍江西，他的政治生涯却是从凤凰开始的。陈宝箴曾任凤凰厅道台，后来官至湖南巡抚。陈宝箴做了大官，对后人则立下“永不为官永不置产”的家规。所以他的后裔没有做官的，倒是出了几位文化巨匠，如近代诗坛泰斗陈三立、近代画坛领袖陈师曾、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。陈宝箴的曾孙陈封怀是庐山植物园创始人之一，被称为“中国植物园之父”。陈宝箴世家“一门四代五杰”在《辞海》里享有5个独立辞条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耀眼的文化世家。1995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《影响历史的家族》一书，编选了世界有代表性的15个著名家族，其中外国10个、中国5个，陈宝箴家族占其一。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2009年5月到凤凰进行文化考察，参观“陈宝箴世家”后，他对凤凰镇委书记说：“像陈家这样诞生了多位文化巨匠的家族，在中国无二。这个展馆是凤凰文化的亮点。”

陈宝箴的后裔向展馆捐赠了家族历史文化遗产、遗物、遗照、图片、著作和文献。在佑铭居，一个玻璃展柜里有两张狼毛皮。馆长雷雨田告诉我，这是光绪皇帝赐给陈宝箴的。当年光绪皇帝赐给大臣狼毛皮，是让大臣冬天乘轿上早朝用来御寒。光绪皇帝一次就赐给陈宝箴8张狼毛皮。狼毛皮通常用来一张垫背、一张护膝，也就是说陈宝箴有4副狼毛皮可供坐轿子。陈宝箴在任湖南巡抚期间，推行湖南新政，支持光绪皇帝“戊戌变法”，被光绪皇帝称为“新政重臣”。

陈师曾是民国初期名闻中外的国画大师。傅抱石认为“陈师曾是这一代中最伟大的画家”。吴昌硕称其“一代骄子，朽者不朽”。梁启超把陈师曾的逝世喻为“中国文艺界的大地震”。陈师曾出生在凤凰，所以画坛大师黄永玉说：“在凤凰我最多算老二，因为前有陈师曾。”走进陈师曾的“槐堂”，只见在他的自画像两侧，各悬挂两幅他的艺术精品。一幅齐白石画的《散原先生像》颇引人注目。散原先生即陈三立，是陈师曾的父亲。齐白石为什么画诗人陈三立？这里有一段故事：齐白石曾在陈师曾的启发下，改变画风，遂有“衰年变

法”。齐白石对陈师曾说“君无我自进，我无君则退”，成为画坛佳话。1935年，陈师曾夫人到齐白石住所，请他为公公陈三立画一幅肖像。此时齐白石已73岁高龄，体弱眼衰，见是陈夫人托付，满口应允，但绝不收钱。过了两个月，陈夫人去取画并向齐老先生道谢。齐白石说他已40年没有画过工笔肖像画了，这次着实费了大力，戴两副老花镜，画了许多天才完成。画拿回家，都说画得好，陈三立本人看了也很满意。这幅画几年前在一家画刊上登载，引起画坛轰动。国人仅知齐白石擅画花鸟鱼虫或大写意山水，不知老先生的工笔肖像画也这么好。

在陈氏家族中，陈寅恪最为国人所熟悉。三联书店出版的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，让许多人得知陈寅恪的学术生涯和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。他所谓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其影响远远超越学界之外。寒柳堂里展示了一部分陈寅恪的手迹和著述。雷馆长向我讲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。2001年，黄永玉从一本书上获悉陈寅恪死后30余年，骨灰仍未落葬，便写信给陈寅恪女儿陈流求，询问是否为经费所困，表示愿意资助。在得知欲葬庐山而尚未落实后，黄永玉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出面，与江西省政府联系，并于翌年春陪同毛致用到南昌、庐山落实此事。黄永玉还手书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刻于墓碑之上，将陈寅恪这一千古绝唱昭示天下。

陈宝箴世家2007年对外开放后，雷馆长又筹建了古城博物馆和雷雨田艺术馆。如今3馆相连，曲廊花窗，庭院深深。到凤凰的游客，总要来这里看看。



陈三立遗物



散原先生像

齐白石作



陈寅恪旧照

山歌相追，侗舞相随，大戊梁上对情歌，一曲传唱三百年。4月17日，农历三月十八，中国侗族大戊梁歌会在湘、黔、桂三省（区）交界处的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隆重举行。

歌会期间，通道周边的乡镇及贵州、广西毗邻村寨的青年男女盛装打扮，相互邀约，云集山上，唱歌对歌，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，寻觅志同道合的异性伙伴，结交情意合

大戊梁歌会集侗族民间民歌之大成，与民间音乐同步进行，秉承民乐，滋养民歌。历经几百年的积淀，源远流长的侗族民间歌曲以其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体裁新奇、风格独特而闻名遐迩，令人叹为观止，现已涵盖40多个歌种、2万多首歌，被音乐界赞之为人类珍贵的口传无形文化遗产。

连续参加了17届的歌王刘军良告诉笔者，侗家有个传统习俗，每年年初的六个戊

随后，通道县城附近的村寨就成了无数个“分会场”，特别是在坪坦乡，既有高脚马、斗鸡、斗牛角、扭扁担等侗族传统民间竞技活动，又有侗族服装、手帕、头饰等银饰制作。

而在坪坦村芦笙文化广场，芦笙对抗赛更吸引了湘、黔、桂三省（区）的村民和来自北京、深圳、香港、台湾等地的游客参与。晚上，芦笙文化广场上欢声再起，数万名群众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。



情聚大戊梁歌会

刘焕溪、胡益龙、吴炳

的兄弟姐妹，交换当地民间土特产品。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到大戊梁去唱歌对歌，每年的大戊梁歌会都有成千上万人，热闹得很。”荣获本届歌后的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吴莲英这样说道。

在牙屯堡龙门山、独岩民俗风情园和坪坦古侗寨，前来赶歌会的人们无拘无束，想跟谁唱就跟谁唱，侗族阿哥阿妹用歌声诉说着闷闷和肖女凄美的爱情故事。

据了解，通道侗族自治县素有“南楚极边”、“百越襟喉”之称。全县有侗、汉、苗、瑶等14个民族，总人口23万人，其中侗族占人口总数的78.3%。近年来，通道立足民族文化资源优势，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中国侗族大戊梁歌会为平台，倾力打造旅游名县。如今该县年接待游客突破百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总收入5.5亿元，民族文化已成为旅游发展的引擎。

从2014年起，除法定节假日和暑期（每年7月1日至8月31日）外，故宫正式实行周一全天闭馆。

故宫是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。很多海内外游客来到北京，长城和故宫是必去的景点。2012年，故宫接待游客1534万人次，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每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的博物馆。365天“连轴转”，日均4万多人，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一历史建筑的保护。除了路面、台阶的磨损，人的活动令建筑内温湿度变化，对彩绘、雕塑产生一定的破坏，游客呼出的大量二氧化碳，也对局部装饰产生了影响。此前英国出版的《500个在消失前应该去的地方》一书中，更是将北京故宫列为全球面临破坏甚至濒危的旅游目的地。

事实上，需要“喘口气”的不只是故宫。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、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表示，我国已经有很多文物遗址，都出现“游客数量”超过“文物建筑承载量”的问题，长期超载势必对这些遗址造成危害。同时，一些著名旅游景区人满为患，也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。为此，黄山早在1987年就率先推出景点轮休制度，对重要景点轮流实行3到5年的封闭保护，使植被得以恢复，生态得以改善。

诚然，我们有欣赏文物建筑的权利，但没有资格让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毁于一旦。同样，我们可以“智者乐山，仁者乐水”，但如果因为我们的喜爱反而让生态环境遭到破坏，这也是每个人都不愿看到的。休息，是为了走更远的路，看更美的风景。故宫闭馆，黄山轮休，这种劳逸结合、休养生息的理念值得推广借鉴，给每个景区“喘口气”的机会。

眼下，许多景区之所以持续超负荷运转，恐怕更多还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。对此，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门要高瞻远瞩，统筹考虑，国家也可以出台相应规定，将人文生态景区的“休息权”作为一种制度落实下来，在让古建筑、花草树木得到休息的同时，也可以修缮设备，完善设施，给广大游客提供更优质安全的服务。

当然，平衡景区开发和保护的关系，不能止于闭馆和轮休。应该看到，对于建筑和生态破坏最严重的，还是旅游旺季尤其是黄金周时期的超负荷接待。如果这一现象不加以扭转，即使给了景区“喘口气”的机会，也难以从根本上走出竭泽而渔的困局。国外对于景观遗产的保护，除了定期闭门谢客外，平时也很注重限流。法国卢浮宫、美国大峡谷，都采取限量发售门票来控制参观人数。我国去年10月1日实施的《旅游法》也明确提出：“景区应当公布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，制定和实施旅游者流量控制方案”，在这方面各地必须落到实处，避免景区超负荷运作。

不仅故宫要「喘口气」

张涛



旅游漫笔